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九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

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縣西宇而横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兹殆絶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

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愼氏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强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

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觧者為凶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豽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

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

南東西以海為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戸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戸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别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髪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揺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為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鬭爭

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别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内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戸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有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

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濵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為約有馬不乘但以為財産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為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

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揷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娉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

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

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為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

定乃立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

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緄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羆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

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鬬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

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歳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𤣥纔百餘年耳我𤣥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𫏐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羃䍦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

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
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盗馬者罪至死他犯
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氂
牛西北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或號為野虜馬吐谷渾年
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
俶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
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雖雄使名垂竹

帛而潛竄窮山隅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覩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姜聰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為姜聰

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始祖自昌黎光

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見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

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悉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

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髙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虚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愞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

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聦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
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
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
㴻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

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絶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兹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熈歸本國

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

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兹國

龜兹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為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

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

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棁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

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

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地户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横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

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簒位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
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
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
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
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
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以逸妻妾
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

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横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寳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佑較太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

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戰死絶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

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

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國正朔夏曰薫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

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緜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絶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户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

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

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

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驢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

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

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户右當户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廼有羣

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絶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鴞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禎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
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
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
衆奄西羌之舊宇綱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
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
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落之秀也
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荊視
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

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廆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廆胄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頹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晉書卷九十七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辰韓傳善彈瑟瑟形似筑○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宋本改

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傉監本訛禣讀者遂疑雞字為訛音義傉内沃反蓋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龍各本誤罷今從本卷史臣

論渾嗣忠謹距龍淵而歸誠改正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符國璨

晉書卷九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敺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宫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瑶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

時論稱之遷給事黄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彦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㑹諸王起義兵彦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强不敢應命敦勸彦起兵應諸王故彦遂立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

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荆

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為荆州刺史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衆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曽為曽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叚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

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讒謗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欵及今際會小鮮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虚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
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

人近情恃恩昧進觸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纖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内綜機密出録尚書杖節京都

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

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

門下邪佞謟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内自封殖奢僭過制乃以黄散為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絶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巳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

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絶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

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説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虚心下士優賢任能寛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

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䰟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虚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

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祿勲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

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劒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

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從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荆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大守稜日夜

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觧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户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曽公乘雄等為元帝

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為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忝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

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
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
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
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
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
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曽無臣子
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奬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
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

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覬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奬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

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
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軍
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
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
軍壼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
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

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

甚懸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含至江

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

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

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膺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

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宫内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炟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戸衰矣兄弟才兼文武

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栅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吴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吴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

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荆州刺

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

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説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初

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别因歌曰祖風颷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别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始終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

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畀志今此之舉將行簒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内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輿晉陽之甲

纏彖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竄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

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
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
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
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
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
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

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

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

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

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廻軍還鎮

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

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

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

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

慨臣亦何心坐覩其獘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

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摋弄虚説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説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舋而反間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

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内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

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

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黄門勞
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
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
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昬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

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被侵毁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
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
畯出黄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
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温還軍之後司豫
青兖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
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
軍陳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
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强寇消滅時來之會既至

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内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

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廻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絶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内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

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絶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

武兼宣信順文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斿旗之旌冕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内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兾二州以文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戸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

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顔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䩜䩾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

逍遥鳴玉闕廷叅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互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

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撫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内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内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為爾

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

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

容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

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劒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

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

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内大縣爾來謂自爾巳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内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簒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

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戸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

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
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
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
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内輔幼君外
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
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
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
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

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勑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恙

其無敬又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

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
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
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
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
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
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
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
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

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𤣥嗣爵别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吳司空宗曽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

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覔裦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裦得嘉奇嘉為裦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叅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干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曽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爭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漬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旣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猹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内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